

2009.2

[教育文化论丛]

教育：我们忽视了什么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编

不可否认，我们很重视教育，

家庭的巨大投入，老师的热情

付出，无不昭示着我们对教育

的“一往情深”。然而，我们

的“执着”又演绎成我们的“尴

尬”，深深地灼痛了我们的心

灵，于是，我们在反思，在努

力探寻那些被忽视而没有触及

到的东西。2009 年全省中学

“师陶杯”获奖论文集，在讲

述教育“尴尬”的同时，也体

现着教师对教育现实的反思和

教育理想的追求。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2

[教育文化论丛]

教育：我们忽视了什么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文化论丛——2009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214-06058-7

I .教… II .江… III .教育学:文化学—文集 IV .G420-0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1967 号

书 名 教育文化论丛·教育:我们忽视了什么

编 者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 汪意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南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电脑部

印 刷 者 南京南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5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058-7

总 定 价 180.00 元(共五辑)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教育经典选读

- 教育的目的 怀特海(1)

“师陶杯”获奖论文

教育：我们忽视了什么

- 基于毕业班学生状况的现实思考 张爱军(12)
主动发展：教育高位均衡背景下的学校文化自觉 许昌良(22)
娱乐时代，学校教育何为 邬建芳(32)
“教学是自带轨道的火车”的迷惑与追求 秦纪兰(39)
学生不需要补课了吗？
——期待“后补课”时代的到来 朱侗福 姜 凤(45)

莫被“课眼”迷“心眼”

- 也谈“课眼”与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杨文贵(51)
评课方式的变革与合作性教师文化的构建
——我校网上评课的一些反思 邱激扬(55)
构建学习共同体，提高备课有效度
——摭谈备课组有效活动的理论构建 李欣荣(61)
破译自身成长密码的元课题：我的课题研究史
——以一位农村初中语文教师自我审视为例 倪夙敏(70)

基于个体实践的课堂改革

- “从五分钟改变课堂”的个案反思 瞿建东(80)
课程改革要倾听学生的心声 纪来华(87)
不要“失度”,要“适度”
——文本多元化解读之理性批判 周健(95)
正视差异:全纳理念下的课堂教学 刘利强(101)

教育爱:班主任职业道德的灵魂

- 论素质教育下班主任与学生的关系 刘文明(111)
教师知识获取的理论探讨 刘永新 张圣兵(120)
论课改后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王玉(126)
我们为什么如此平庸 张晓丽(132)
教师偶尔“小糊涂”,铸就学生大幸福 顾亚龙 沐爱娟(138)
小议教师惩戒权 陈波(144)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浅谈攻读专业硕士后教师如何成为真正的研究者
..... 王文亮(152)

倾注人文关怀,开启心灵锁钥

- 谈《论语》理念在班级管理中的运用 李美亚(157)
浅谈中小学教师聘任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张继辉(162)
关于民办学校教师权益保障的法律思考 赵威(170)

- ### 反思:谁制造了“差生”?
- 利用榜样和偶像的耦合引导中学生走出偶像崇拜的误区 陈娟(183)
给学生一个言说的舞台 龚雪(193)
“六月飘雪”为哪般?

- 对学生高考后撕书现象的冷思考 袁琨(199)

- ### 语文阅读教学的课堂拓展不可忘“本”
- 浅论语文教师文本阅读的误区和对策 朱云珠(211)

论中学数学经典对数学课堂的指引力	刘凤伟(219)
让“活的教育”走进中学数学课堂	顾 颖(226)
关于英语学习中学生非常态行为的反思	周 伟(233)
电视语言·课堂语言 ——从《品三国》看中学历史课堂语言设计	韩璐璐(239)
高中生物实验教学中实验意识与能力的培养	戴金海(245)
以全球发展的视野审视高中地理新课程的教育价值	
.....赵仁静 蒋 锋(253)	
示范性高中寄宿生学校适应状况及对策研究	赵 琪(260)
规范办学行为后苏北农村学生暑期活动的调查	何 国(269)
直挂云帆济沧海 ——浅谈对高中数学作业结构调整的探索	徐小美(276)
关于农村初中学生网络道德弱化的调查和思考	王 震(284)
促进有效教学的有效途径 ——适时学习调查	余涛涛(292)

教育的目的

怀特海

本文主要有这么几点可供我们思考：一、反对教育中无活力的概念；二、教育的问题应在于使学生通过树木而见到森林；三、要是你在教育上排除了专门化，你就毁灭了生活；四、优秀的教育要形成自己教育的风格。为此，怀特海反对向学生灌输知识，指出“校外考试”扼杀文化的精华。当我们读到“一本书或一本讲义，实际上使学生把下一届校外考试中可能出的一切题目都背熟了，就代表着这条罪恶的道路”时，我们生出的是无奈的感叹。因为看看我们周围，难道不是如此这般地教着、学着？我们的教育正是被“校外考试”那只时隐时现的“手”控制着，以至于为了在考试时多得一分，师生们必须死记硬背那些“无活力的概念”，有些东西甚至连“概念”也算不上。这是教育么？

在教育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学校在一个时代才气横溢，而在后续的一个世代却只显示着学究习气和墨守陈规。原因是学校被无活力的概念沉沉压住了。教育上有了无活力的概念，这种教育不仅是无用的，尤为重要的是，它是有害的。腐蚀最好的东西是一种最坏的腐蚀。除了若干罕见的短暂的智慧沸腾的时期以外，过去的教育已根本上受了无活力的概念的毒害。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受过教育的有才智的妇女，她们饱经世故，到了中年却成为社会上最有教养的人。她们从这种无活力的概

念的可怕的压力下解放了出来。每一次曾经引起人类巨大震动的思想革命，就是对于无活力的概念的一次激情的反抗。啊，由于对人类心理的可悲的无知，有些教育制度就用它自己所造成的无活力的概念重新把人类束缚住了。

现在我们要问：我们应该怎样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预防这种心理的衰败。我们要提出两条教育的戒律。一条，“不要教过多的学科”；另一条，“凡是你所教的东西，要教得透彻”。

教很多学科，每门学科教那么一小部分，其结果就是消极地接受一些没有活力的火花照耀的、没有联系的概念。儿童教育中所教的主要概念要少而重要，还要使它们尽可能集合成各种组合。儿童应该使这些概念成为他自己的概念，并且应该懂得这些概念此时此地在他实际生活环境中的应用。儿童应该从他一开始受教育就体验到发现的愉快。他必须发现，普通概念使他理解那倾注在他生活中的川流不息的事件，这川流不息的事件也正就是他的生活。我这里所说的理解，虽然包含逻辑的分析，却不单纯是逻辑的分析。我所说的“理解”，意思和法国的一句谚语“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中所用的意义相同。学究们藐视有用的教育。但是，要是教育没有用，它算是什么呢？它是藏着不用的才能吗？当然，不管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教育总是应该有用的。

教育过去对圣奥古斯丁^①是有用的，对拿破仑是有用的。它现在还是有用的，因为理解是有用的。

我略而不谈应该是文科教育所致力的那种理解。我也不愿被认为要对古典课程和现代课程哪个好表示意见。我只想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解乃是对迫切的现在的理解。过去的知识，它仅有的作用，是武装我们对付现在。没有比轻视现在对年轻人的心理造成更致命的损害了。现在包含着一切现在存在的东西。现在是神圣的基地；因为它就是过去，它也就是将来。同时，必须看到，一个时代，不管它是处在两千年前还是处在两百年前，同样都是过去。千万不要受拘泥于年代日期的骗。莎士比亚^②和莫里哀^③的时代与索福克勒斯^④和弗吉尔^⑤的时代，同样都是过去。圣徒们的共同体是一个伟大而启发灵感的集合，但是，这个共同体只有一个可能的集会大厅，那就

^① 圣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354—430)，古代北非努米底亚国喜坡城(今突尼斯)主教。——译者注

^② 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国戏剧家。——译者注

^③ 莫里哀 (Moliere, Jean Baptiste Poquelin 的笔名, 1622—1673)，法国戏剧家。——译者注

^④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前 4967—前 406)，希腊悲剧作家。——译者注

^⑤ 弗吉尔 (Virgil, 前 70—前 19) 罗马诗人。——译者注

是现在；无论哪一批圣徒，他们到达这个会议厅旅途所必需的时间本身是无关紧要的。

现在来谈谈科学的教育和逻辑的教育。我们记得这里也是这种情况，不加利用的概念是绝对有害的。所谓利用一个概念，我指的是把概念和由感性知觉、感情、希望、欲求以及调整思维与思维的关系的心理活动所组成的川流联系起来，这个川流就构成我们的生活。我能设想有一些人可能通过消极地回顾一些没有联系的概念来加强他们的心灵。但是，也许除了某些报纸编辑以外，人类不是那样建立起来的。

在科学训练方面，对待概念的第一件事是去证明它。但是，请允许我稍为引申一下“证明”的含义；我的意思是证明概念的价值。一个概念，除非它所包含的命题是真实的，否则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此，所谓证明一个概念，主要就是或者用实验的方法或者用逻辑的推理来证明命题的真实性。但是，开始引进一个概念，不一定就应证明命题的真实性。无论如何，在开始时，受人尊敬的教师维护这个概念就是一个足够的证明。在我们开始接触一组命题时，我们是从赞赏这组命题的重要性开始的。我们大家在离开学校以后的生活当中就是那样做的。我们并不试图在严格的意义上去证明一个东西，或者反证一个东西，除非这个东西很重要，值得我们这样做。这两个过程，即狭义的证明过程和赞赏的过程，并不需要在时间上严格分开。两个过程几乎可以协同进行。但是，就两个过程中必须有个优先来说，优先应该属于通常运用的赞赏过程。

此外，我们不应试图孤立地运用命题。我的意思肯定不是说整本书从头到尾就是一小组实验说明第一个命题然后证明第一个命题，一小组实验说明第二个命题然后证明第二个命题，等等。没有比这更为令人厌烦的了。相互关联的真理是作为一个总体利用的，各个命题可以按任何次序使用，也可重复任何命题。试就你的理论性题目选择某些重要的应用；一面研究理论的应用，一面进行系统的理论说明。理论说明要简短，但是就一般情况说，一定要严谨。理论说明不应太长，以致影响透彻和确切的理解。过多的食而不化的理论知识，其结果是悲惨的。同时，理论不应和实践混淆起来。儿童对什么时候是在证明、什么时候是在利用应该没有怀疑。我的意思是，凡是被证明的东西都应加以利用；凡是被利用的东西，只要实际可行，都应予以证明。我远不是主张证明和利用是同一个东西。

讲到这里，我可以非常直接地以离开本题的外部形式来推进我的论证。我们只是刚才认识到教育的艺术和教育的科学要求有它们自己的天才，进行它们自己的研究；而这种天才和这种科学要比某一科学或文学的分支的单纯知识多得多。这个真理在前一个世代只是被部分地觉察到；而中学校

长们，未免有些简单化，要他们的同事以用左手玩板球戏和喜欢踢足球来代替学习。但是，文化要比板球戏多得多，比足球多得多，比广博的知识多得多。

教育就是获得运用知识的艺术。这是一种很难传授的艺术。每当编出一本具有真正教育价值的教科书的时候，你可以十分肯定有些评论员会说，这本教科书难教。当然，这本教科书将是难教的。要是它容易教，它就应该被烧毁，因为它不可能具有教育价值。在教育上，和在别处一样，华丽的大道是通向肮脏的地方的。一本书或一本讲义，实际上使学生把下一届校外考试中可能出的一切题目都背熟了，就代表着这条罪恶道路。校外考试人员可以撰写有关课程和学生成绩的报告，但是绝不允许他对学生出一个实际的教师所没有严格指导或至少在一次长时间讨论中所没有被启发到的题目。这一条常规有少数例外，但它们到底是例外，而且在一般常规的前提下也是可以允许的。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我前面的一个论点，那就是理论性概念应该总是在学生的课程中得到重要的应用。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运用的理论，而是一个非常难于运用的理论。这个理论本身就包含着一个使知识保持活力和防止知识僵化的问题，这一切教育的中心问题。

最好的程序将依靠几个因素，其中没有一个因素可被忽视，这些因素就是：教师的才能，学生的智力类型，学生的生活前景，学校周围环境所提供的机会，以及这一类的有关因素。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所以统一的校外考试危害那么严重。我们公开指责校外考试，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些固执成见的人，喜欢指责现有的事物。我们并不是那么幼稚的。同时，这种考试也有着检验怠惰的作用。我们不喜欢校外考试的理由是很明确的，也是很实际的。校外考试扼杀文化的精华。当你们根据经验来分析教育的中心任务时，你们会发现这个任务的胜利完成依靠细心地调节很多可变因素。理由是我们是在处理人的心智，而不是处理死的物质。好奇心、判断力和控制复杂环境能力的激发，运用理论对特殊的情况有预见性——所有这些能力，不是一个考试科目表中所包含的一条固定规则所能传授的。

我向你们有实际经验的教师们呼吁，只要学生纪律好，总能把一定分量的无活力的知识灌进他们脑子里去。你拿出一本教科书，要他们学习。暂时不会有有什么问题。儿童懂得如何解一个二次方程。但是教儿童解一个二次方程，目的何在呢？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传统的回答。回答是这样：心智是一个工具，你先要使它锋利，然后才运用它；解二次方程能力的获得，就是使心智锋利的过程的一部分。这个回答恰好有着足够的道理使它从古以来一直被人引用。这个回答虽有部分真理，但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就是很可能窒

息现代世界的才华。我不知道谁应首先对把心智比做死的工具负责。我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是希腊七个智者之一,或者是他们全体。不管创始者是谁,这个答案由于不断地受到有名人士的赞扬而具有威信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不管这个答案威信多高,也不管它受到的赞扬多大,我毫不犹豫地谴责它是所有引进教育理论中的最致命、最错误、最危险的概念之一。心智决不是被动的;它是一种永不休止的活动,灵敏、富于接受性、对刺激反应快。你不可能推迟它的生命,到你使它锋利了的时候才有生命。不管你的教材具有什么兴趣,这种兴趣必须在此地此时引起;不管你在强化学生的什么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在此地此时予以练习;不管你的教学应该传授什么精神生活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必须此地此时表现出来。这是教育的金科玉律,而且是一个很难遵循的规律。

困难恰好在于:一般概念的了解,心智活动的习惯以及对心智活动成就的令人愉快的兴趣,不是任何形式的词语所能引起,不管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些词语。所有有实际经验的教师们都知道,教育是一个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耐心地掌握细节的过程。不存在一条由灿烂的概括铺成的空中过道通往学问的捷径。有一个关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谚语。那个困难恰恰就是我所强调的那一点。教育的问题就在于使学生通过树木而见到森林。

我所极力主张的解决方法,是要消除扼杀我们现代课程的活力的各学科之间互不联系的严重现象。教育只有一种教材,那就是生活的一切方面。我们不给儿童这个单一的整体,而向他们提供:代数,以后没有什么跟上去;几何,以后没有什么跟上去;自然,以后没有什么跟上去;历史,以后没有什么跟上去;两种语言,从来没有掌握过;最后,最沉闷的是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为代表的文学,要求记熟语言学的注释以及关于戏剧情节和人物的简短分析。这样一个科目单能够说代表大家所熟悉的实际生活吗?至多只能说这是神在想着创造世界时脑子里可能匆匆地想一遍的一个草率的目录单,但是还没有决定怎样把它们构成一个整体。

现在让我们回到二次方程的问题。我们手上还有着这个没有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要教儿童解二次方程?除非二次方程配合在一个互相联系的课程中,自然没有理由教它。此外,虽然数学在全部文化中应该占有广阔的地位,我有点怀疑,对很多类型的孩子来说,二次方程的代数解是否属于数学专门家的事情。这里我可以提醒你们,我还没有讲过关于专门化的心理学或内容的问题,而专门化乃是理想的教育的重要部分。但是,那样做便是逃避我们的真实问题,我仅仅提出来以免对我的回答有所误解。

二次方程是代数的一部分,而代数乃是为了了解世界的数量关系而创

造的智力工具，没有办法摆脱它。这个世界彻头彻尾受到数量的感染。说话要有道理，就要用到数量。单说这个国家大没有什么用。多大？单说稀少没有什么用。怎样稀少？你不能逃避数量。你可以飞到诗歌和音乐中去，但是数量和数字将在你的韵律中和在你的八度音程中碰到你。蔑视数量理论的风雅的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些没有发展完善的人。与其责备他们，不如怜悯他们。在他们学生时代在代数的名义下教给他们的一堆胡言乱语倒是应受鄙视的。

代数不仅在字面上而且在实际上退化为胡言乱语，这一个问题提出一个可悲的事例，表明如果你对希望在儿童活生生的心灵中培养的品质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改革教育计划是无用的。几年以前，曾有学校代数需要改革的呼声，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图解将使一切事情搞好。所以，各种东西都排除了，增加了图解的内容。就我所知，只是单纯地加了图解，而没有理论根据。从此每一份试卷都有一两个有关图解的题目。我个人是图解的热心支持者，但是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得好处是否很大。你不能使任何普通教育的计划有生命，除非你能表明这个计划和一切智力理解或情绪感受的某些重要特征有关系。这是一句严厉的话，但这是实话；我不知道怎样说得轻一些。在作出这些微小的形式变动时，你们被事物的本性打败了。你们是和一个很精明的对手斗智，那个对手设法让你上当。

改革必须从另一端开始。首先，你必须决定世界上有哪些足够简单的数量关系应该安排到普通教育中去；然后制订一个代数的计划，这个计划将在这些数量关系的应用中找到例证。我们毋需为所宠爱的图解担忧，当我们一旦开始把代数作为研究世界的严肃的手段时，将会出现很多图解。在对社会进行最简单的研究所出现的数量问题中，可以找到图解的一些简单的应用。历史上的曲线同学校中枯燥无味的历史课中占有大量地位的干巴巴的人名和年代表比较起来，要生动而有教育意义得多了。搞一个不出名的帝王和王后的一览表，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托姆、迪克或者哈里，他们全都死了。全面的复活都是失败的，最好推迟吧。现代社会势力的数量的变动可以很简单地表达出来。同时，关于变数、函数、变率、方程和解法、消元等概念，都作为抽象的科学为它们自身而进行研究。当然，并不用我这里所用的夸大词语，而是反复地采用适合于教学的简单的特殊事例。

如果遵循这个途径，那么从乔叟^①到黑死病^②，从黑死病到近代的工人运动这条道路，将使中世纪的圣地朝拜者的故事和抽象的代数科学联系起来，两

① 乔叟(1340?—1400)，英国诗人。——译者注

② 14世纪时流行于欧、亚两洲的一种疾病，即鼠疫。——译者注

者都可反映出那个单一主题生活的许多方面。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对这一点是怎么想法的。你们会想，我刚才勾画出来的这一条严谨的途径，并不是在说我自己能够这样做。但是你们的反对正是为什么一个共同的校外考试制度对于教育有严重危害的理由所在。表现应用知识的过程能否成功，主要依靠学生的品格和教师的才能。当然，我没有讲到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的那些最简单的应用。我指的是像力学和物理学这类科学的数量方面的问题。

有关这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按时间把社会现象的统计材料制成图表，然后除去相对应的时间因素。我们能设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真正的因果关系，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只表现了暂时的巧合。我们注意到，我们可能把一个国家的一些统计材料按时间画了一个图表，把另一个国家的一些统计材料另外画了一个图表，因此，如果题目选择适当，就得到了肯定表现出仅仅是巧合的一些图解，而另外一些图解却表现出明显的因果联系。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区分，因此，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被吸引住了。

但是，在考虑这段话时，我一定要请你们记住我上面坚持过的主张。首先，一种思想方法不会适合所有的儿童。例如，我料想喜爱手艺的儿童需要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我这里所讲的还要快些的东西。也许我是错的，但是我总是这样想。其次，我并不想作一次出色的演讲，一劳永逸地激发一个表示赞赏的班级。教育并不是这样进行的。不是。在学生彻底掌握整个学科以前，他们一直在努力工作，解答例题，画图和做实验。我是在描述穿插进去的说明，应该给他们思想上的一些指示。必须使学生感觉到他们是在学一些什么东西，不仅仅是跳跳智力的小步舞而已。

最后，如果你在教学生准备某种普通考试，优良教学的问题就大大复杂化了。你们见过诺曼底式拱门上锯齿形的线条吗？古代的工艺品是美丽的，近代的工艺品是丑陋的。理由是近代的工艺品尺寸非常精密，古代的工艺品根据工人的特殊爱好而有所变化。这里密密层层，那里稀稀落落。要学生考试及格，根本的一点是对课程计划的各部分同样重视。但是，人类生来是专门家。一个人看到整个学科，而另一个人只能找到少数分散的事例。我知道，在为广博的陶冶而特别设计的课程中容许有专门化，似乎是矛盾的。没有矛盾，这个世界就会比较简单些，也许比较枯燥些。但是，我确信，要是你在教育上排除专门化，你就毁灭了生活。

我们现在要谈谈普通数学教育的另一个大分支，即几何学。同样的原则都是适用的，理论部分应该是鲜明、严谨、简短而又重要的。每一个对表达概念之间的主要联系非绝对必需的命题应予删去，但是重要的基本概念都应保留。像相似性和比例这一类概念不能省略。我们必须牢记，由于图形在眼前而得到的帮助，几何学在练习演绎推理的能力方面是一个具有不

可比拟的优越性的领域。其次，当然就是几何作图，它在训练手眼方面具有很大意义。

但是，同代数一样，几何学和几何作图必须超出仅仅几何概念的范围之外。在一个工业地区，还可适当扩展到机械和工场实习。例如，在伦敦工艺学院，在这一方面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效。对许多中学来说，我建议把测量和绘图作为几何学的自然应用，特别是用平板仪的测量应该使学生对几何学原理的直接应用有一个生动的理解。简单的绘图仪器，测量员用的测链和指南针，可以使学生从调查和测量一块田地提高到绘制一个小地区的地图。从最简单的仪器到最多的知识，这是一种最好的教育。我们非常反对采用精密仪器。绘制一个小地区的地图，考察这个地区的道路、等高线、地质、气候、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关系，及其对本地区居民的状况的影响，这样将可学到比有关珀金·沃贝克^①或白令海峡的任何知识更多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我的意思是，不要作一个模糊不清的报告，而要进行一次认真的调查，在这个调查中，借助精确的理论知识确切地探知事实的真相。一个典型的数学题应该是这样：测量某某田地，按某某比例制一个图，求面积。这是不用证明而传授必要的几何命题的一个十分良好的程序。同时，就在完成测量的过程中，学会了这些命题的证明。

幸而专门教育问题要比普通陶冶问题容易一些。关于这点有许多理由。一个理由是，很多应该遵守的程序原则在两方面都是相同的，不需要再重述了。另一个理由是，专门训练是在学生学习进程的比较高级阶段进行，或应该进行的，所以，有比较容易的材料可以研究。但是，主要的理由无疑是专门研究通常对学生具有特别兴趣的研究。他之所以研究它，是他为了某种原因希望了解它。这样就完全不同了。普通陶冶旨在培养心智活动；专门研究则利用这种活动。但是，过分强调这种整整齐齐的对立是不行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普通教育课程中，特殊兴趣的中心将会产生；同样，在专门研究中，学科的外部联系使学生的思想向外引发。

再者，并没有一门课程只给学生普通陶冶，而另一门课程只给专门知识。为了普通教育目的而学习的学科，也就是专门地去学习的专门学科；另一方面，鼓励一般智力活动的方法之一就是培养一种专门的爱好。你不能把一件无缝的学问外套割裂开来。教育所应传授的，是对学生的生活具有特殊意义的某一方面的知识，对概念的力量、概念的优美和概念的结构有一种亲密的感觉。

^① 珀金·沃贝克(1474—1499)，觊觎英国王位的比利时瓦龙骗子。自称英国国王，最后被囚禁在伦敦塔，因企图越狱，被绞死。——译者注

对概念结构的欣赏，这是有教养的心智的一个方面，它只有在专门研究的影响下才能发展。我指的是对一盘棋的见解，对一些概念和另一些概念的关系的见解。只有通过专门研究才能评价一般概念的确切表达，所表达的各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概念对了解生活的作用。经过这样训练的心智，应该是更加抽象而又更加具体。它受到了理解抽象思维的训练，又受到了分析事实的训练。

最后，应该发展一切心理品质中最严峻的心理品质；我指的是对风格的感觉。这完全是一种建筑在赞赏单纯而不费事地直接达到一个预见的目的的基础上的审美的感觉。艺术的风格，文学的风格，科学的风格，逻辑的风格，实践的风格，它们基本上具有同样的审美品质，即成就与克制。

这里又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即教育的功用问题。风格，在它最精微的意义上，就是有教养的心智的最后一个要求；它也是最有用的。风格渗透到一个人的全身。一个有了风格感的行政人员憎恨浪费；一个有了风格感的工程师节约材料；一个有了风格感的技工喜爱好作品。风格是心智的终极的道德原则。

但是，在风格之上，在知识之上，还有一个东西，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好像凌驾于希腊众神之上的命运。这个东西就是力量。风格就是力量的形成和力量的克制。但是，归根结底，达到所希望的目的的力量乃是基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要为你的风格而担心，首先要解决问题，向人们证明上帝的道路是正确的，料理好你自己部门的事务，或者做好交给你的任何其他事情。

那么，风格有什么帮助呢？风格的帮助在于：有了风格，达到目的时不会出现枝节问题，也不会发生不良的炎症。有了风格，你能达到你的风格，除了你的目的以外，别无其他。有了风格，你活动的效果是可以估计的，远见是神给人们的最后的礼物。有了风格，你的力量增加了，因为你的心智不被不相关的东西所干扰，因而你更有可能达到你的目的。而风格乃是专家独有的权利。有谁听到过一个业余画家的风格，一个业余诗人的风格吗？风格总是专门研究的产物，总是专门化对陶冶的特殊贡献。

英国教育在它目前的阶段苦于缺乏一个明确的目的，并且苦于扼杀它的活力的外部机构。我在这个报告中，到现在为止已经考虑了应该统率教育的一些目的。在这方面，英国在两种意见之间踌躇难决。它没有决定是培养业余工作者还是培养专家。19世纪在世界上所产生的深刻变化是知识的增长使人有远见。业余工作者主要是掌握一种既定的常规而具有欣赏能力的多才多艺的人。但是他缺乏从专门知识得来的远见。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就是建议如何培养专家而不失去业余工作者的主要长处。我们的

等教育机构，在它应该让步的地方却严格了，在它应该严格的地方却又松弛了。每一所学校，要是训练男孩子们准备小小的一套特定的考试，一定受到毁灭痛苦。没有一个中学校长能自由地按照他学校的教师、环境、学生和学校基金所创造的条件来发展他的普通教育和专门研究。我认为，一个以考查学生个人为主要目的的校外考试制度，除了造成教育上的浪费以外，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应该受到检查的主要是学校而不是学生。每一所学校应该根据它自己的课程发给毕业证书。这些学校的标准应该加以抽查和校正。但是教育改革的第一个要求是把学校看作一个单位，有它自己被批准的课程，这个课程建立在它自己的需要上，由它自己的教师来制订。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从一种形式主义坠入另一种形式主义，从一堆无活力的概念坠入另一堆无活力的概念。

当我说学校是任何国家制度中保护效率的真正教育单位时，我把学生个人的校外考试看作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但是神话说每一个昔勒大岩礁总面临着它的卡列勃迪斯大涡流，或者，用比较家常的话来说，在道路的两旁都有着一条沟，进退两难。如果我们落到一个管理部门的手里，它认为可以把所有的学校分成两三类，每一类学校必须采用一种固定不变的课程，这对教育将同样是有害的。当我说学校是一个教育单位时，我的意思恰恰就是我所说的那种单位，不会大一点，也不会小一点。每一所学校必须有权联系它的特殊环境来考虑问题。为了某种目的把学校分类是必要的，但是不允许有不受学校教师修订的绝对固定不变的课程。这些原则，经过适当修改，同样也适用于大学和技术学院。

当人们全面地考虑国家年轻一代教育问题的重要性的时侯，那种由于处理教育问题时行动迟缓而造成的生活的破碎、希望的毁灭和国家的失败，真是难于抑制内心的激怒。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规律是绝对的，凡是不重视有训练的智慧的民族是注定要失败的。所有你们的英雄行为，所有你们的社会魅力，所有你们的机智，所有你们在陆上或海上的胜利，都不能改变这个命运。今天我们维护我们自己。明天科学又将前进一步，到那时，对没有教养的人们所作的判决将不会有上诉。

本文主要有这么几点可供我们思考：一、反对教育中无活力的概念；二、教育的问题应在于使学生通过树木而见到森林；三、要是你在教育上排除了专门化，你就毁灭了生活；四、优秀的教育要形成自己教育的风格。为此，怀特海反对向学生灌输知识，指出“校外考试”扼杀文化的精华。当我们读到“一本书或一本讲义，实际上使学生把下一届校外考试中可能出的一切题目都背熟了，就代表着这条罪恶的道路”时，我们生出的是无奈的感叹。因为

看看我们周围,难道不是如此这般地教着、学着?我们的教育正是被“校外考试”那只时隐时现的“手”控制着,以至于为了在考试时多得一分,师生们必须死记硬背那些“无活力的概念”,有些东西甚至连“概念”也算不上。这是教育么?

(本文选自张民生等主编:《教师人文读本(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年版)